

往事如风,清风拂过,只留下一缕淡淡回忆的味道;

往事如风,轻风吹来,只留下一泓悠悠流水的惆怅;

往事如风,和风习习,只留下一抹静处清风的清欢。

人生风景,且歌且行,歌于树,休于途,乐于心。然浮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间,你有没有人生的遗憾?你有没有一份无法送达,也无法践行的邀约?等风来,吹开一段往事吧。

——题记

昨夜,山谷中,过山雨撼天地地来了,虚无缥缈的雾从山谷中汩汩淌出,缓缓地漫上二王坡的山路,路面上升腾起一团团云雾,犹如花朵绽放,花团锦簇,在晨曦中缓缓盛开。站在山脚下向天空极目远眺,层层薄纱般的雾,天官仙女浣纱戏水般从天际降临;又如空中千万条待染薄纱,缓缓摆动,随风摇曳,轻荡乐山峰顶。在山顶来不及停留片刻,须臾,便飘忽忽投入山林。林郁郁葱葱,寂静无边,巍峨沉稳的山和林,每一株静默的生命,每一休憩的花鸟虫鱼,繁花,绿丛,低树,高枝,都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中,溪流中沉寂。芳菲夕雾起,暮色满房栊,云雾遮罩下,生机勃勃又沉稳静寂的山谷,一屋,二人,三餐,四季都会给人无尽的遐想。深谷空空,山长水阔,曲径通幽处,引思绪同行,这蜿蜒的山路啊,这漫山的雾……

“妈妈,送给你一朵花”,女儿稚嫩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惊醒。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,女儿手中的蓝色小苔花也是山谷景色之一,一大片一大片地盛开,却也不争春,不艳艳,像极了惜春又文静的女子。此情此景,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小妹,一个再相见是陌生人的小妹,一个令全家人一辈子思念的小妹;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家人,想起了我的年少生活。宁静的山村,山路崎岖望不到尽头啊;壮美的山林,沉默无语却也诉不完的故事啊;缥缈的雾霭,飘忽不定恰似猜不透的结局。

黄昏时分,最爱站在山腰,感受微风拂面,耳畔从林绿叶沙沙作响,遥望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边的小山村,一边夕阳,一边袅袅炊烟,又一重往事一幕幕。这时候,每一丝微风都是回忆,每一缕阳光都是明媚,每一户袅袅娜娜的炊烟都是人间烟火最盛处。最爱小时候,家就是爱的港湾。家有严厉父亲的些许关心与关切的爱,有慈爱母亲最伟大无私的奉献与绵延不断的爱,还有兄弟姐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嬉闹。这样美好的画面是我



往事如风

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 朱海红

畅想的片段,却也隐隐约约藏着一丝丝的痛。

十多年前的夏日,天空格外的蓝,四周寂然,惟蝉鸣悠悠。仰望天空,不畏浮云遮望眼,浩瀚无涯的蓝天给了我们多少处于逆境时的勇敢与光芒。然而我最喜欢看的并不是蔚蓝色的天空,而是看喜鹊家族在院落中合抱的木上方街枝做窝,想象着喜鹊一家叽喳热闹的场景,给我平淡生活增加别样的快乐。树荫处我们姐弟三人追赶嬉闹,欢乐的笑声是否也渲染了可爱又勤劳的鸟儿一家?父亲持续的咳嗽声打破了小院的祥和温馨,我的心开始猛地一疼;父亲在工地干重活时,砸伤了腿脚,恢复好以后也不能干力气活儿了。父亲愈加消沉,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屋外晴空万里,屋内愁云密布。生活的重担全然落在了母亲身上,从此柔弱女子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还要担起三个孩子的养育重任。

大山的八月间,太阳像火球一般悬在山路两旁白杨树的上空,鸟儿一家也不再展翅高飞。午后的阳光,耀耀而炽热,少许秧田里空着的秧苗耷拉着脑袋,微弱地呼救着。鸟声寂然,偶有一只夏蝉在林中划下一条弧线,便隐于树干背后。远远的山林处,荫下清幽,修长的花茎,悠然入林乡;远远的山脚下,河流蜿蜒,游弋的鱼儿,佻然入深处;远远的水田乡,稻菽翻滚,摇曳的穗儿,悄然醉了眼……

忽然光芒入了我的眼睛,家里失了火。母亲一边做饭,一边出来辅导我的作业,灶屋里的火苗趁势而出,顺着立在墙壁的玉米秸秆扶摇直上,玉米秸秆还保持着在田野里英姿飒爽、八面威风姿态,火将军更是贪婪地吐着赤红的火焰,似一只火凤凰冲破云霄,火焰愈发炽烈,火海下方烟雾弥漫,一层火红薄雾四散开来,火苗张牙

舞爪,火海肆意而出。父亲披着腿救火,母亲从院落中的水井中取水,我和弟弟帮忙运水泼水,两三岁的妹妹吓得直哭。终于火将军残延苟喘,玉米秸秆也燃烧殆尽,但它们还是战功赫赫,这间老屋被火将军从房顶上开开了天窗。站在从天窗窟窿里射入的阳光里,仰望天空,一方蓝天格外耀眼,蓝天那么美,屋里却一片狼藉。人生就是如此,它让你一边狼狈地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,一边温柔地幻想蔚蓝色天空中漂浮的无数个美好……

生活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惊喜和意外,尽管它不告诉你惊喜多还是意外多,就像那个失火的午后,生活它让我们不停地向前走了下去。就在我们举全家之力成功灭火之际,却不想扰了我们家院子角落一只猪宝贝小白的清梦。小白被称为宝贝绝不是没有缘由的,在那个连黑白电视机都匮乏的年代,体格马上就长成的白白的地位那是高高在上,毕竟它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来源,每天都盼它吃好睡好,白白胖胖。小白听着我们吃火的慌乱声,嘈杂声,还有妹妹的哭喊声,它先是在猪舍里焦躁地转圈,然后纵身一跃从猪舍的矮墙处跳了出来。小白来到院子里,好像闯入了一片新天地,它的惊吓变成了欣喜,只见小白在新天地里四处撒欢横冲直撞。母亲顾不上恢复刚才因救火而消耗的体力,急忙令我把小白合力赶回猪舍。因为附近群山环绕,层峦叠嶂,隐天蔽日,万小白四处奔跑,跑窜到更广阔的山林里,我们是万万没有办法找到它的。小白平时过惯了被人伺候的日子,只要它一哼哼我们立刻青草、井水、玉米麸给它准备好,天气热的时候每天都给它打水洗澡,让它快乐地跳泥坑嬉戏。可是今天我们却拿着棍棒、扫帚、长竹竿对它围追堵截,只希望小

白能赶快回到安全地带。小白一下子懵了,它的散步之旅瞬间变成了生死大逃亡,小白哼哼的声音越来越急躁,同时它也加快了逃窜的速度。在小白全力以赴突破我们的包围圈的时候,我们也集中注意力对它严防死守,就在我们双方战斗正酣之际,小白慌不择路,竟然扑通一声不偏不倚地掉入院中方井之中。

不用担心小白跑到丛林深处了,我们的围剿大战暂时告一段落,可是小白误入井口,听它在下面仰天长啸,惨叫声不断,小白一定受到了惊吓,也许又受伤了。新的营救计划要部署了。母亲找来一根宽绳子拴在她的腰上,我和弟弟拽着绳子的另一端。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水井里的砖块儿空处,慢慢地向井水深处挪去。小白还在井水里漂浮着,母亲用宽绳子把它仔细捆绑牢固,我们合力把小白营救了上来。小白在这件“光辉事迹”里英勇负伤,它的一条后腿在落入井口时折了。黄昏时分,我们坐在一处商量怎么处理受伤的小白。担心小白因后腿恐命不久矣,母亲决定不再为它治疗,而是卖掉小白及时止损。

第二日清晨,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母亲特意给小白准备了可口的红薯大餐,我悄悄告诉小白,一定吃饱喝好,下一顿还不知道有没有呢。在母亲和邻居们的帮助下,吃饱喝足的小白被捆绑在了手推车上。我担心捆得太紧小白受伤的那条腿会不舒服,便悄悄给它松了松绳子。母亲怕误了集市卖不上好价钱,母亲拉着我推车,早饭都没吃就出发了。只要是平坦的山路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前进,过了很长时间,母亲让我们停下来歇歇,正用力推车的我抬头一看,原来面前是一段很长的陡峭山路。怪不得要在此歇息,不储存好力气,想要拉着快两百斤重的小白爬坡是很困难的。不远处有几个人各自牵着自家白马在等着招揽拉货上山的生意。一个生意活络的大胡子男人向我们走来,他执意要做这笔生意,只要我们给他酬劳,他很快就能帮我们成功地拉着车翻越山岭。但是母亲坚决不允许出现这笔额外开支,母亲告诉大胡子不要白马拉车,庄稼人力气是用不完的。大胡子只好作罢,悻悻而去。

就这样,拉车爬坡开始了。母亲费力地拉车,绳子好像都勒进了她的肩膀。我心疼母亲受苦,尽管我的身体很累,胳膊酸痛腿发抖,我还是咬牙坚持,每一步都使出自己最大的力气去推车。每当前进一步我就赶快用脚踢过来一块山石挡住车轮,因为我害怕

我们稍微松懈车子会向后退。半山腰雾气缭绕,徐徐山风吹来,绿树鸟鸣,我多想驻足停留,可是看着捆绑的小白,又深知重任在肩不能停留。我们就一路走一路用山石垫在车轮下面,也不知用了多少块儿山石,母亲和我终于征服了最艰险最困难的一段山路。我们把车停在平稳处准备好歇一会儿。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集市了,再看着旭日初升,绿树成荫,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也许小白也被这山林的美景和新鲜空气吸引住了吧,它一直挣扎,想要看看周围的环境。母亲任由小白挣扎着,就像看着一只蹦不出如来佛心的美猴王。可是令我们想不到的是,我好心给小白松了松绑的那段绳子竟然在小白的挣扎中脱落了,整条绳子一松俱松,说时迟那时快,小白从车上腾空跃起,一下就冲下了手推车,它一会儿嗅花香,一会儿拱青草,仿佛漫山遍野都是它的私人花园。母亲和我一下子慌了神,腿软心碎的那种。这可是茫茫山林啊,捉不住小白就意味着小白实现了从家猪到野猪的完美跨越。小白若是自由,我们一年的经济支柱就崩溃了。我还记得有次家养里的十几只兔子从门缝里集体逃脱,钻进玉米地里玩失踪。我看着它们在玉米地里跟我玩躲猫猫,一只只从我面前蹦蹦跳跳,却让我捕捉不到任何一只的踪影。此刻,小白正气定神闲地在山崖边上吃着嫩草,我和母亲赶快采来一把嫩草投其所好,我们轻轻地喊着:小白过来,小白快过来。可是小白经过昨天遭受围追堵截一事,明显地警觉多了。小白傲娇地散步,一点不听我们的使唤。母亲着急了,她健步上前,径直扑向小白,意图抓住小白再次把它捆起来。小白急忙逃窜,慌不择路,突然它像离弦的箭一样,一下子失控,瞬间跌入崖底。只听见山下一片喧嚣,我和母亲赶快跑到山下一看究竟。原来可怜的小白从崖上跌落,不偏不倚直击山下大胡子的大白马。现在小白和大白马都静静地躺在地上,我和母亲的心都伤透了。难受得好像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,只有大胡子不依不饶地要求我们赔偿他的大白马,那是他做生意的全部身家。最后大胡子问我们的村名,让同行拉走了大白马和我家的小白。

果不其然,下午大胡子就带着两个人来我家让我们赔钱了。他们把家角角落落都查看了一遍,实在是没有值钱的东西,大胡子气急败坏地让我家给他写了一张欠条,又抱走了几只下蛋鸡,最后才骂骂咧咧扬长而去。屋破偏逢连阴雨,妹妹哭,母亲也悄悄

用手抹着眼泪……

过了几日,大胡子又来了,也许被他上次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坏了,这次他一来,妹妹就藏在我们身后。没想到这次大胡子竟然给我们带来了水果和

一些糖果,还对腿脚不便的父亲多了几分关怀。大人说话不让我们在旁边,我只好远远地瞅着,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,我却看到了父母脸上的表情逐渐地凝重与严肃。从那以后,父母脸上的笑容再没出现过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但我猜一定是件大事。直到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听到父亲低声对母亲说:“把小丫送走吧,在咱家缺吃少穿,上不起学,那家没孩子会疼小丫,经济也富裕”。我一下子醒了,哭着求父亲不要把妹妹给别人家。父亲哽咽,母亲落泪,日子就这么煎熬着。大胡子来了,留下了他锁上的地址,抱走了小妹。多少次我的梦里都是小妹,留着短短的头发,皮肤白白的,眼睛忽闪忽闪地对我笑,然后又看到她小手扒着门不愿意被大胡子带走,大声哭喊着爸爸妈妈……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,一日,他揣着地址,让母亲用手推车带他去锁上,也许父亲希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看一眼小妹。他们按照地址寻了去,才发现这户人家大门紧锁,芳草荒芜,邻居说这家人大概是去了福建,已经很多年都不再回来了。过了几年,父亲过世了,弥留之际还叫着小妹的小名。母亲也一天天老去,我和弟弟过着各自的生活,平安无奇,波澜不惊,只是谁也不敢再提起小妹,瘦瘦高高的,头发软软的,皮肤白白的,眼睛大大的,笑声像风铃一样清脆甜美……

浮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间。山雾依旧婀娜,一层层虚无缥缈,一重重落下帷幕。落在大山的怀抱,为大山增添一份巍峨;落在森林的臂膀,为森林增添一份健硕;落在湖面的波纹里,为湖水增添一份惬意。而依依的往事,就在这淡淡的山雾中弥漫蔓延,消失在一片轻纱般的薄雾中。

给我读一首小诗的时间,让我和往事一起沉醉吧!

“其实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
我答应你 雾散尽之后
我就启程
穿过种满了新茶与相思的山径之后
我知道
前路将经由芒草萋萋的坡壁
直向峰顶 就像我知道
生命必由丰美走向凋零”。

“跳下了山岗,走过了草地,来到我身旁……”

欢快、灵动、轻盈的旋律,又在这个季节,又在你的耳畔响起。

安吉农谚也有“立春大似年”、“春分麦起身,一刻值千金”。气候温和,雨量充沛,四季分明。

你看,漫山遍野的竹子,丘陵地带的白茶,已着起了“春”的浓浓盛装;笋芽儿顶开了土层和石块,与蓝天白云招手致礼;“白茶仙子”的一个个盈袖里,飘逸出白绿相间的“一叶一芽”,使山峦里的气息骤添了清丽芬芳。田园溪边的葡萄,还有草莓、蓝莓、红心李、黄桃梨、猕猴桃,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,一夜间把整个世界装扮得繁花似锦,五彩缤纷。

小草是雨水洗绿的,小鱼又是溪流催生的?

清晨还在枯草间隙里露出几根疏疏朗朗的绿尖,到了午时已是我挨着你,你挨着我,层层叠叠,绿油油的一片,一转眼田野阡陌全都是纯绿了;小溪河流也打破了往日的宁静,水面不时传来一阵阵“咚咚咚”“哗哗哗”的声响,从鹅卵石、水草丛里跳将出来“探春”的小鱼儿,纷纷走出了越冬时的层层藩篱,成群结队地来到溪水击岸的“伊甸园”,冲撞着朵朵浪花欢快地跳跃而上,如梦的追寻来这里安心产卵。梅园溪、安城河、白水湾、梅溪港,渔民们撑着竹筏,赶着活蹦乱跳的鱼鹰,又开始新一年的“捕鱼捉虾”了。

此时的溪流,才是最生动的,最有感情的,也是自然界景色最美丽的时刻。不然,“美呀美,美在太湖水”的白鱼们,也会迷茫了“太湖水”?眷恋起“在水一方”的西苕溪——我愿逆流而上,与她轻言细语?

安吉雨,安吉溪,她来自于黄浦江源的龙王山。

风调雨顺,时和岁稔,莫非就是龙王山巧作安排的呼风唤雨、喜降甘霖?

我家住安吉母亲河的西苕溪旁,对日夜“行进”的溪流,无论是她的容颜,她的笑声,她的体温,她的手感,她的柔情,还是她的魅力,她的胸怀,她的气度,都是感受至深、润体切肤的。白鹭摇影,水鸟翻飞,野鸭出没,白簾鱼,鳊鱼垂钓,村姑浣衣,小伙畅泳,少儿嬉水,这些都与“雨姐姐”、“溪妹妹”丝丝关联,构成一幅幅美妙的画图。

这里的雨,清清纯纯、晶莹剔透,落在屋面上就可以用器具接来饮用,家家户户的水缸都会被“天水”盛装得满满当当的,眼见缸底“一汪清深”,这里的溪流净如镜面,一尘不染,水底里穿游不息的野生鱼儿、虾儿、蟹儿,以及螺蛳、河蚌,都有它们的“自由世界”,也都会让你欣赏得楚楚动人。西苕溪虽然经历过从清澈到污染再到清澈的一段历史,但她终于回归母亲河的怀抱,让幸福的安吉人民如愿以偿。

作家作品

雨与溪的许愿

文/汪群

竹子扎向大地的根,是扎得很深很深的。过去人们将安吉的竹林比拟为“竹海”,赞美地面上的竹子一望无垠,摇曳多姿,起伏如海。现在,我终于明白,那片“竹海”,其实是“长”在了地下。你虽然看不到这片地下的“海”,但她低调着呢,不张扬,不急躁;涵养水源,防涝固沙是她默默奉献给大地的特大功劳。不管多雨季节的降雨量骤增到多少毫米,竹子始终以其博大的胸怀与海量聚集水量,“平时”不让一滴白白地浪费与流失。为的是遇到自然灾害年景可以以丰补歉,安然无恙地度过一个个严酷难耐的干旱期,为人们赢得春华秋实的丰收年,竹子,你又是多么地了不起啊!

一段“龙王山的传说”,会让淳朴善良的安吉百姓祈祷愿望。有着浙江北最高峰“绿色基因库”的龙王山,风云变幻,神秘莫测,远古传说中就有“龙生九子”,后来又形成了“龙王九景”,难怪从松峰天竺、千亩田、九龙潭、九天洞、黄浦江源等处汇集和流淌出的清泉日夜奔涌,经久不息,让母亲河的西苕溪变得风韵万种,丰丰盈盈了。

龙王山腰 1300 余米的“千亩田”与峡谷间的沼泽地内,植被繁茂,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使地面奇妙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坑,且常年水深近 100CM。就在这些不起眼的水坑里,又被学者惊奇地发现——全球只有浙江有的“安吉小鲵”,它是中国的特有物种。“安吉小鲵”被列入全球极度濒危物种。据考证,这里山水相依,风调雨顺,气候舒适,人迹罕至,没有任何污染。数万年来,这种小鲵就一直生活在这里,它的珍稀程度与大熊猫、华南虎和扬子鳄并列。

小鲵的出现,更是安吉雨与溪,幸福的养育与生动的见证。安吉无论遇到连续高温和严酷的干旱年景,安吉的水资源总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母亲河的西苕溪,像焕发了青春容颜,三百六十五的每一天都是波光潋滟,透透亮亮的。

“请问小溪,谁带我追寻那一颗我爱的心……”

作者汪群简介

汪群(笔名羊君),主任编辑职称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湖州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兼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;安吉县第四届作家协会主席;《竹乡文学》报主编;《散文选刊》签约作家。有作品在《人民日报·大地副刊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浙江作家》《江南》《浙江散文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芳草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青海湖》等刊物发表。

艺术家相册掠影



厚德载物 作家、书法家沉沙(右)与书画代理人容晓宁(左)



远方不远 笑瑛甲骨文书法(左)与著名诗人、作家 远方(右)



远方不远 笑瑛书法(左)与著名诗人 作家 远方(右)



笑瑛(右)与书画代理人容晓宁(左)



笑瑛(中)与书画代理人容晓宁(左)、盖进波(右)



马国栋作品 《斩瘟神》